



为了父亲的遗愿，一路寻访。80多年前老照片背后有段战友情——

霍英烈士的家找到了

本报记者 齐斐斐 通讯员 张海建

近日，南皮县烈士陵园迎来了一位特殊的瞻仰者，他叫梁红光，是省直某机关的一名退休干部。他此行的目的是来寻找父亲曾经的战友——霍英烈士的安葬之处，为烈士找到家，以完成父亲的遗愿，了却百岁母亲的心愿。

烈士陵园主任张华热情地接待了他，在与之交谈中得知了一张保存80多年的老照片和照片背后生死战友情的事。

照片上有父亲的救命恩人

梁红光的父亲王景洪，原名梁有荣，是山东省临邑县人，1922年11月出生，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八路军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学习，先后任津南地委宣传队长，津南地委训班党支部书记，南皮县三区、四区区委书记，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人事处长等职。

梁红光边讲述边拿出了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父亲的战友们。这张照片大概拍摄于1942年至1944年间，有傅爱农、王路明、孙贵之、葛纪起、霍英。其中，新中国成立后，傅爱农曾任贵州省委常委，王路明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

梁红光说，这张照片辗转80多年，跟随父母经历过多次战争。之所以几次搬家都保存完好，是因为照片上有父亲的救命恩人。

在王景洪的回忆录《冀鲁边区抗战纪事》中，详细记录了他参加冀鲁边区抗战的起因及经过，描写了冀鲁边区军民在抗战时期，与日军浴血奋战的真实场面。

梁红光也多次听父亲讲起照片背后的故事。一次战斗中，父亲险些中弹，是照片中的一位战友把他从快要被炸塌的屋子里救了出来。但在生活中，梁红光的父亲并没有提起过救命战友的名字。老人临终时的遗愿就是让儿子找到这张照片上的战友们。

为霍英烈士找到家

64岁的梁红光退休后，一直奔走于冀鲁边区，得知照片上的霍英烈士有可能安葬于南皮，于是来到了南皮烈士陵园，试图寻找烈士墓碑。

霍英烈士的墓碑已经在南皮烈士陵园静静矗立了几十年，上面只有名字并无籍贯。多年来，南皮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陵园多次开展为烈士寻亲行动，因很多烈士籍贯不明，未曾找到他们的家，其中就包括霍英烈士。

张华几十年守护烈士，对每一位烈士的情况熟稔于心。当得知有霍英烈士的线



前排为傅爱农(右一)、王路明(中)、孙贵之(左一)，后排葛纪起(右一)、霍英(右二)。

索时，激动之情无以言表。

梁红光提供的信息中，霍英是山东省乐陵市大霍家村人。张华马上通过乐陵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查找，但是没有找到大霍家村。她想，是不是因为区划变更，霍英烈士现在属于别的县市呢？

正在她和同事们积极寻找的时候，一个周日的中午，南皮县烈士陵园迎来两位来自山东的参观者。一位是庆云县鲁北抗日英雄第一村——柴林庄村的红色文化挖掘传承志愿者石金超，一位是滨州阳信鲁阳红色文化纪念馆馆长田会生。他们都是烈士寻亲的志愿者，多年来一直从事红色文化挖掘与传承。

于是，张华提到了霍英烈士，想让他们帮忙查找烈士家乡是不是在庆云。两位志愿者回到山东后多方查找，通过庆云县退休的李保坤县长终于确定了霍英烈士的家乡就是庆云县霍家村，和烈士的侄子取得了联系。

消息传给了梁红光，他心潮澎湃，终于完成父母的心愿了。老母亲郑志杰已百岁高龄，当听到曾经出生入死的老战友找到亲人的消息后，老人不禁热泪盈眶。

梁红光说，他和母亲想把这张珍贵的老照片交由南皮县烈士陵园，让陵园转赠

给霍英烈士的亲人。目前，正在推进相关事宜。

英雄事迹得以重温

由一张珍贵的老照片找到了霍英烈士的亲人，完成了梁红光为父母找到战友亲人的心愿，也让更多人知道了霍英烈士的壮烈事迹。

南皮县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南皮英烈》和《庆云县志》中记载，霍英，原名霍焕云，绰号霍阎王，庆云县霍家村人，1938年2月参加八路军，在山东乐陵某区担任文化教员，1940年在南皮县大队担任指导员，他身先士卒，每次战斗都冲锋在前。1944年1月，山东分局决定：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区。渤海一地委在大柳树张村(现属东光县)召开所辖各县县长会，传达合并指示，根据邢仁甫叛变后的形势变化，安排对敌斗争。时任县长王家骥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后，根据南皮县委的分工，王县长和县大队教导员霍英，带领警卫员王明轩、侦察员胡奎武、通讯员汤立明及县大队部分战士，连夜行军，到南皮县城至乌马营村的公路以北何七拨、段六拨

一带去活动。晚10时左右，路过刘旺庄村。为了解村北封锁沟上的敌情，他们进村到村长何学思家去喊门。开始，警卫员喊了几声，里面无人答应，王县长便亲自到门前来喊。谁知，此时叛徒特务马长升和王建华带着六七个特务正在何学思家喝酒。听到有人喊门，马长升手提匣枪来到门洞里问是谁，王县长在门外回答：“我是王家骥。”马长升一听就是王县长，便隔着门板朝答话处“当！当！”就是四五枪，猝不及防的王县长当场中弹牺牲，年仅27岁。

见王县长牺牲，霍英急忙掏枪隔门射击，并指挥战士们各找地形还击。马长升不知王县长带来多少队伍，不敢久留，带领特务们开门涌出，边无目标地射击，边趁夜色模糊向西逃窜而去。

1944年3月26日拂晓，南皮城里的日伪军300多人，将南皮县政府和南皮县独立营包围在南皮城东5公里的汤家村。就在这场战斗中，霍英不幸中弹牺牲。

红色记忆

民国时献县走出多位北大「学霸」

献县文史爱好者有新发现

本报讯(杨静然)“我在史料中发现，民国时期献县有10多人考入北大，有几位就连献县县志中都没有记载！”昨天，献县文史爱好者张纪岩惊喜地将新发现告诉记者。他说，在那个没有任何加分项的年代，这些学子考上北京大学全凭个人学识，是名副其实的“学霸”。

张纪岩是献县一名小学教师，爱好文史，尤其致力于献县明清、民国史的研究。在查阅资料时，他在北京大学数据库里发现了一本1936年的《北大同学录》，里面清晰地记录着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的学生名单，名单里有姓名和籍贯。看到熟悉的地名，张纪岩惊喜又意外：“原来，民国时期，献县有这么多人考入最高学府。”

这份珍贵的资料记载：“纪矩绍，献县崔尔庄(今属沧州市)，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专业；李少忱，献县魏家庄，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专业；杨湜生，献县丰尔庄(今属沧州市)，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专业；张崇年，献县小堠庄(今属沧州市)，1930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专业……”

张纪岩说，在1912年至1937年间，高考是自主命题、自主招生，各个学校招生试题各具特色。而北京大学作为全国顶尖高校，一直以来都是学子们梦寐以求的学府。献县学子能取得这么优异的成绩，让后人备受鼓舞。

“当时的北大汇集了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名师，教育资源在全国也是一流的，能考上是何等的荣光。”他说，根据献县县志中的记载，民国期间考入北大的有9人而这次他又新发现了8人。这8人后来大多从事教育行业，具体资料仍在查找中。

21名俄罗斯学员到青县学艺 外国弟子学武运河边

杨金丽 邢婷 摄影报道

风景如画的青县大运河畔，有一座八极拳国际训练基地。6月23日至7月4日，21名俄罗斯武术爱好者来到这里，参加为期10天的中国武术夏令营。这是该基地今年迎来的第二批外国武术学员。

俄罗斯学员们基础不同，有的长年练功，亦有武馆，还参加过多次武术比赛；有的习武时间较短，基础还不牢固；有的没练过武，还是“小白”。基地负责人刘连俊因材施教，针对具体情况，开设不同的课程。

6月28日，走进八极拳国际训练基地，只见21名俄罗斯学员有的练拳，有的练刀、剑等器械，都很认真。其中，练习乾坤圈的小朋友特别可爱。练武时一旦忘了动作，他就打开手机跟着视频学练一遍。小朋友名叫格拉，只有6岁，还是第一次接触武术，那既可爱又认真的样子，让老师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

刘连俊与俄罗斯习武者之间的民间武术交流活动，要追溯到10年前。当时，俄罗斯巴尔瑙尔武术学校校长瓦洛伽慕名来沧向刘连俊学习八极拳。瓦洛伽是俄罗斯功夫联合会副会长、世界百强教练之一，在国际武术界享有一定声誉。他非常钦佩刘连俊的人品和功夫。从2015年开始，他每年都会带领学员到沧州学习武术，并邀请刘连俊等沧州武术家到俄罗斯讲学，传授中国武术。除了面对面授武外，刘连俊还经常通过视频，义务指导他们练武，并收了几个俄罗斯徒弟。

这次带队而来的安东，就是刘连俊的俄罗斯弟子之一。他在莫斯科开有两家武馆，还按中国礼仪在当地收徒教武。其弘扬中国武术的行为，让刘连俊很高兴。

他们每天早晨从6点练武到7点半；早饭后稍事休息，就开始学习新套路；下午进行复习……10天来，除了利用小半天时间去了趟大运河、盘古庙和武林会馆外，其余时间，他们都在训练基地练习武术，刻苦认真的态度，让中国教练都很感慨。



每天，安东都跟在刘连俊身后，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刻苦学习八极拳规定套路。他将以这一项目参加沧州·国际武术节的比赛。他告诉记者，俄罗斯人本来就有尚武之风，拜师刘连俊后，他学习武术的劲头更足了。“八极拳我练了好几年了，越练越觉得还有不少不太明白的地方，正好可以好好请教师父。”他说，通过几天的学习，每个人都收获很大。“8月份我还会带着学员们再来学武，巩固基本功，也正好可以参加武术节。”

谢尔盖也是俄罗斯的一名武术教练。他说：“我特别喜欢中国武术，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特意来学武的。这里的八极拳、盘古王拳在世界都有名。希望能跟老师多学功夫，让中国武术在俄罗斯发扬光大。”

“这是今年我们接待的第二批外国武术学员。前不久，法国学员刚刚来过。”刘连俊说，再过几天，法国、丹麦等地的武术爱好者也将陆续前来，预计这个暑假将接待五六批外国学员。

刘连俊是著名武术家，多次在世界、全国武术比赛中获奖。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传统武术的传承发展，挖掘整理并不断创新盘古王拳、八极拳、麒麟拳等武术拳种，并通过打造八极拳国际训练基地、开办武术培训班、开展武术进校园活动等形式，丰富传统武术内涵，弘扬武术文化。多年来，俄罗斯、法国、瑞士等国的武术爱好者纷纷前来拜师、习武。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每个幸福的家庭大多都有着良好的家风家训。在我们家，优秀的家风推动着我成为一名人民教师，而我也用言行影响着学生们。家训家风如春雨、似泥土，而孩子是幼苗，好的家风家训会润物无声，滋润幼苗成长。

我的爷爷是一名老党员，也是一名老干部，他一辈子严格要求自己，清正廉洁，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对我影响很大。从小，他就告诉我“其身正，毋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毋从”。自身端正，不用命令，别人就会遵行；自身不端正，即使下达命令也没有人听从。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爷爷和奶奶生活非常节俭。爸爸至今还记得那段时光，小时候，吃不饱饭，衣服更是缝缝补补，大伯穿小了给大伯穿，大伯穿小了再给爸爸，破了就补补继续穿。

小时候，每到夏天我都会穿塑料凉鞋，但经常是没穿多久就老化断裂了。奶奶舍不得扔掉，就找一块旧塑料放到凉鞋断裂的地方，用滚烫的炉火烤一烤粘上。就这样，粘粘补补，夏天就过去了。

虽然，我长大后家里的生活已日渐富裕，但父母对我们的要求仍然非常严格——吃饭要吃得干干净净，碗里不剩一粒米；文具要节省着用等。记得有一次，表弟来我家吃饭，吃完放下碗一看，别人的碗里干干净净，只有他的碗里还有几粒米。爷爷还没说话，他已吓得赶快拿起碗把米粒扒到了嘴里。

良好的家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心灵，塑造着我们的人格和思想。

平日里，父亲总把“百善孝为先”挂在嘴边，叮嘱我要尊重长辈、孝敬老人。每次家里吃饭，我们总是等爷爷奶奶先动筷才开始吃饭，家里有好东西，也要留给长辈……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不知不觉影响着我，我也同样要求着学生们。耳濡目染下，我教的学生也逐渐学会了孝敬父母、尊敬师长、感恩父母，同时也树立了用功读书回报父母的想法。

我的母亲勤劳、善良、乐观，认识她的人都夸她“性格好脾气好”。她虽不善言谈，但工作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记得我刚上学不久，母亲单位的办公室里需要人写综合材料，不少人觉得这项工作难度大、常加班，是个“苦差事”，可母亲却主动站出来，想试一试。她几乎是零基础开学的，硬是靠着一股子认真劲，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就这样，良好的家风在我和学生之间传递着。我相信，在我的努力下，会影响更多学子、更多家庭，从而为社会培养出更多有品德、有学识的优秀人才。

“我家的家风传承”征文

主办：沧州市纪委监委



近日，沧州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举行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文艺汇演。 聂连城 摄

家风如雨 润物无声

刘媛媛

现在，她已经退休，但仍然保持着乐观积极、认真做事的态度。每逢社区组织公益活动，她都第一个报名，还热情地帮助大家作准备。

教师的言行直接影响着孩子们的成长。我经常想，要成为一名什么样的老师呢？一名优秀的老师，不仅需要专业知识的积累，更需要对学生有深厚的爱心、耐心以及不断自我提升的决心。这些和从小生长的环境、接受的教育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认为，良好的家庭教育形成浓厚的家风，才会让人受益终身。

“尊老爱幼，敬长辈；勤俭治家，讲和谐；不怕困难，勇向前”，这是从小父母经常教育我的话，他们的言传身教如春风化雨，滋润着我成长。而我也把这些宝贵的财富带到了学校。课堂上，我不仅传授知识，还用正直、勤奋、责任和爱去影响、教育学生。我深知，教育不仅仅是教书，更是育人。只有品德与学识并重，才能真正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就这样，良好的家风在我和学生之间传递着。我相信，在我的努力下，会影响更多学子、更多家庭，从而为社会培养出更多有品德、有学识的优秀人才。